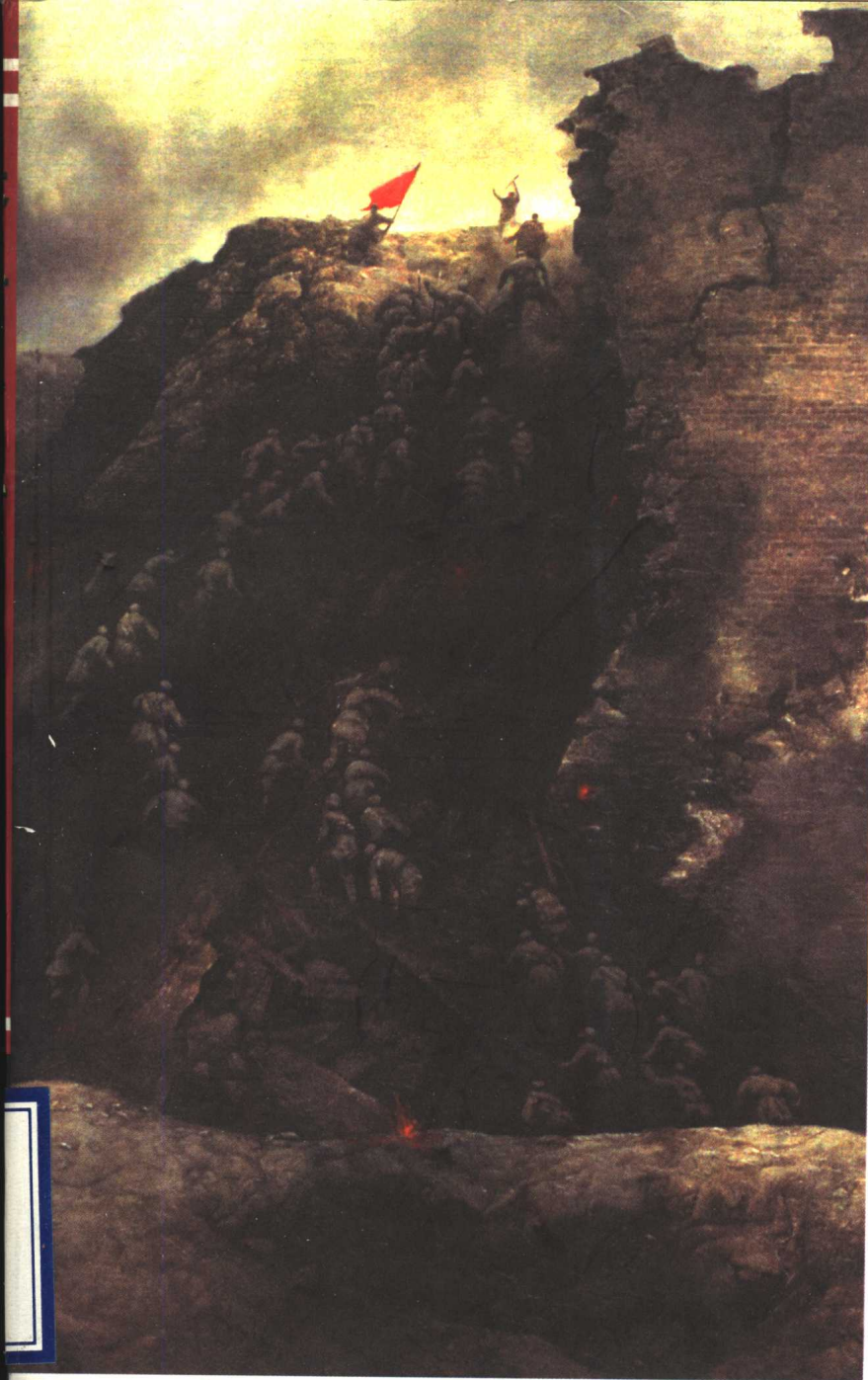


济南第一团

慕彦夫 康天申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济 南 第 一 团

慕彦夫 康天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济南第一团/慕彦夫, 康天申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8. 8

ISBN 7-5033-1007-3

I. 济… II. ①慕… ②康…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168 1/32 印张 12 125

字数: 21万字 印数 1—5000

定价 18.50元 (膜)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慕彦夫 康天申 著

房南第一团

康天申 题



目 录

第 一 章	半岛上的星星火种	(1)
第 二 章	天福山上创红旗	(6)
第 三 章	血染雷神庙	(38)
第 四 章	新来的团长	(54)
第 五 章	在莱北扎根	(74)
第 六 章	反投降之战	(100)
第 七 章	仰望顶白刃战	(118)
第 八 章	马石山十勇士	(131)
第 九 章	烟青路的咆哮	(146)
第 十 章	战斗在“故乡”	(161)
第十一章	泉水滔滔	(175)
第十二章	讨还血债	(180)
第十三章	平度城上红旗飘	(199)
第十四章	击毙赵保原	(214)
第十五章	攻山勇士	(242)

第十六章	初出胶东	(254)
第十七章	暴风骤雨	(272)
第十八章	保卫胶东	(294)
第十九章	横扫胶济路	(312)
第二十章	沸腾的连队	(319)
第二十一章	向济南进军	(335)
第二十二章	红旗升起来	(351)
第二十三章	荣誉	(373)
后 记		(379)

第一章

半岛上的星星火种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东部，有一大块隆起的地带，它的形状像一匹雄健战马的头颅，昂然地伸向黄海和渤海之间，成了两海的分界。崂山、牙山、昆嵛山绵亘其上，五龙河、母猪河、胶河蜿蜒其间，山川纵横，地富民强，这就是祖国的第一大半岛，“济南第一团”的诞生地——胶东半岛。

半岛上，有青岛、烟台、威海等天然良港，万吨巨轮可自由往来，内陆有胶济铁路，烟青公路、烟潍公路等密如蛛网，四通八达。这里盛产的粮食、花生、蚕丝和驰名中外的工艺品，远销各地。招远的玲珑金矿，早为世人所瞩目，就连那烟台的苹果、莱阳梨、大泽山的葡萄也都是果中珍品。富饶美丽的胶东，谁不说这是个山明水秀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可是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统治的那些年月，八百万勤劳的人民世代代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种田的人填不饱肚皮，晒盐的人闹着盐荒，亲手从地下挖出黄金的人常年遭受着高利贷的盘剥。不堪受压迫的人们，有的离乡背井，去闯关东，有的铤而走险，揭竿聚义，真是妻离子散，哀声遍野，苦难的胶东成了道道地地的人间地狱。

1925年前后，胶东开始有了党的组织，她像灯塔一样给人民指明了道路，带来了希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侵占了

我国东北四省。蒋介石反动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亡国的危险迫在眉睫。胶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1月4日，爆发了以昆嵛山为中心的农民大暴动，这个波及文登、牟平、海阳、莱阳数县的大暴动，像一声春雷震撼了整个胶东半岛，群众的抗日热情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但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却命令他的八十一师和当地的地主武装，对要求抗日的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一一·四”暴动终于失败了。胶东人民的大暴动失败了，但是人民心里点燃起来的火种是任何反动势力所不能平息的。且听暴动过后在群众中传唱的这首歌：

大雪飘在天空，
胶东正在暴动。
官布下清乡的环^①，
军阀下令向我攻，
男共女，抓监去，
枪刀之下流血红。
失败开出胜利路，
革命一定会成功。

是的，革命一定会成功。一个战士倒下了，更多的战士又站了起来，前仆后继，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胶东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一一·四”暴动失败以后，正是这样展开了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青年党员刘福考的壮烈牺牲，便是其中的一个。

刘福考是文登西北乡闫家泊子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

^① 清乡的环：指反动政府当时强制实行的五户联坐制。

和父亲刘春寿，哥哥刘福初都是共产党员。哥哥在暴动时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家里只剩下他和父亲两个人。刘福考个头不高，身板很壮实，长圆脸儿，大眼睛，干事精明，战斗勇敢，敌人多次到村里抓他，总是抓不到。这年他只有19岁，他总愿扛着一支长枪，他已是昆崙山红军游击队中的一个出色的战士了。

1936年初春的一天夜里，刘福考和王洪、王亮、柏永升等九个人，根据大队长于作海的指示，要除掉汪疿区队的大坏蛋江全德。这天夜里，乌云布满了天空，地上一片漆黑，他们九个人来到底弯头村西面不远的西三庄，包围了江全德所住的张家大院。江全德是汪疿区队长杨玉周的狗腿子，他整天带着国民党的大兵到处抓人抢粮，杀害革命群众，人们恨透了这只吃人的豺狼，早盼着把他除掉。所以大家接受这个任务，心中都非常高兴。年轻的刘福考轻巧地跃过墙头，跳进院里，接着柏永升也进来了。轰隆一声，柏永升踹开了房门，刘福考一手拿电筒一手拿枪，一齐指向躺在炕上的江全德。不到五分钟光景，就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坏蛋，拉到张家大门外的场院上干掉了。接着他们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传单和为民除害的告示，贴在大街两边的墙上。

他们胜利完成了任务，看看时间只有八点来钟，决定继续完成下一个任务，去袭击界石集。当他们走到泊子村头的时候，和七八十个敌人遭遇了。走在队伍前面的王洪和王亮，发现敌人很多，知道中了埋伏，便要大家化整为零，迅速转移。这天刘福考走在队伍的最后面，他一听枪响便迅速卧倒，一排子弹没有打完，腰部就负了重伤。这时，刘福考为了掩护战友们转移，拼命地向敌人射击，于是又接连中了两枪，肠子被打出来了。最后他的子弹打光了，便就势滚到旁边的一个水沟里，把枪支掩埋起来，当敌人摸到他跟前时，他已经不省人事了。

半夜过后，刘福考苏醒过来了，这时敌人早已走掉。刘福考咬紧牙关，忍着疼痛，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着爬到村头一处孤

立的房子门前，他缓了几口气，低声地叫门。门开了，走出一个老大爷。这人五十多岁，姓王，是出名的“王老好”，为人正直能干，就是胆小怕事。可是这回一见刘福考，觉得必须为这个为民除害的英雄干些事，气粗了，胆也壮了，马上叫出自己的儿子，父子俩人把刘福考抬到闫家泊子刘福考家里去。

刘福考被抬到家里，天还没有亮。邻村的狗一齐狂叫着，敌人的大部队显然还在继续搜山。刘福考对眼泪汪汪的父亲说：“爹，我的伤太重，反正活不了啦，你快点走吧。联络点在南山上，你去找王亮、王洪同志，叫他们把埋在河沟里的枪挖出来……”刘春寿听了这话，心里像刀绞一样难受，三个月前大儿子被反动派杀害了，现在小儿子又成了这样子，他怎能忍心离开呢？

天有些亮了，情况更加紧张，刘福考由于出血过多，说话已经很困难了，但他仍用力地扯住爹爹的手，央求着说：“爹，你也是个共产党员啊！敌人快要来了，你要爱护你的儿子，爱护我这个共产党员，你就赶快离开吧！你到南山找到同志们，要他们提高警惕，好好和敌人斗吧！”他缓了一口气又说：“爹，你放心走吧，敌人捉不到我的，万一不幸，我至死也不泄露党的秘密……”

刘春寿含着眼泪，难过得讲不出话来，这时东山上又响起了枪声，敌人马上要进村了。刘春寿乘着朦胧的天色，不由分说地抱起儿子向村西头的小河崖跑去。他刚把儿子放在一个菜棚子底下，国民党的大兵就从村东搜了过来。刘春寿急忙把儿子掩盖了一下，自己在就近躲藏起来。

敌人过去以后，刘春寿又来到儿子身边。刘福考见父亲还没有离开，苍白的脸上显出十分焦急的神色，但这时他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连连地摆着手催着父亲离开。这时天更亮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催促着刘春寿，他看了儿子一眼，匆匆去取回革命的武器，刘福考埋下的步枪……

刘春寿赶回来，在村西小河崖发现了杂乱的脚印，他的心骤然紧张起来：敌人发现了，敌人来过了！脑袋嗡嗡地叫，眼前直冒金星。他定一定神，奔进菜棚子里，看见刘福考紧握双拳，仰卧在菜棚口，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头部、脑部又增加了新的伤口，好像还在沁出血来。衣衫破碎，一只鞋子在脚上，另一只却在菜棚子角落里。看得出，刘福考在停止呼吸之前，进行了一场搏斗。刘春寿向地上一蹲，双拳抱着脑袋，“呜、呜……”地号啕大哭起来……

年轻的共产党员、党的好儿子刘福考同志光荣牺牲了，他在斗争的紧急关头，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硬骨头精神！

再说王洪、王亮、柏永升等人在南山聚齐以后，才发觉少了刘福考，大家正准备下山去打听消息，刘春寿大叔上来了，他向大家讲述了夜里发生的情况，在场的同志们拿着刘春寿送来的、刘福考平时最喜爱的一支长枪，个个热泪盈眶，大家当着刘大叔的面一致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刘福考同志报仇，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黑暗的年月里，胶东半岛上仍然保留了革命武装的星星火种，只要有火种在，总会燃起炽旺的熊熊烈火。……

第二章

天福山上创红旗

1937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深夜。

雪覆盖着起伏连绵的山岭，在苍白色的月亮映照下，泛出寒光。禽鸟栖息了，草木枯萎了，只有那一棵一棵的松柴树，依然苍劲有力地挺直着腰杆，迎着凛冽的北风，舞动着青翠的枝叶，发出了高亢的呼叫，像是有意蔑视这严酷的冬天。在由威海通往文登的山道上，走着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这人头戴灰色呢帽，身穿毛蓝大褂，脖子上缠着一条深褐色的围巾。他走得很急，虽然山路崎岖，积雪又深，可他目不旁顾只顾往前赶路。他一会儿出现在山巅，一会儿又隐没在深沟，仿佛是一只健壮的雄鹰在这无边的雪野上振翅飞翔。

这人名叫理琪，原名叫游建铎，河南太康四柳村游庄人，曾在上海交通大学读过书。1928年他考取了冯玉祥的西北军无线电学校，受革命思潮的影响，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12月，他所在的国民党二十六军在江西举行了有名的“宁都暴动”。因此理琪同志到了中央苏区，以后被派到上海中央机关做电台工作。他是个坚强的共产党员，是个有文化又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好干部。

1936年春天，正当“一一·四”暴动失败，胶东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白色恐怖笼罩着胶东半岛的困难时刻，理琪同志被派到胶东，担任党的特委书记。他以共产党员所特有的无比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奔走于文登、牟平、烟台和威海一带，冒着极大的危险，经受了千难万苦，恢复与整顿了党的组织。特别是他和于作海领导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以后，在部队中进行了有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使这支暴动失败后存留下来的一少部分武装力量，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重又恢复了战斗的活力，与当地的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扩大了党的影响。1936年冬天，由于党内出了叛徒，理琪同志在烟台被敌人逮捕，并押送济南监狱。山东军阀韩复榘以非人的酷刑，摧残他的肉体，使他患有严重胃病的身体更加衰弱消瘦，但他的革命意志却丝毫没有动摇。他在狱中多次组织难友们与敌人斗争，终于在抗战爆发前夜，在党的营救下，获释出狱，重又和山东省委取得了联系。这是他第二次到胶东来了，重回故地，心情分外激动，恨不得一步跨到同志们身边。

这时，他正走到一个山脊上，站在高山之巅，举目眺望这无边的雪野，止不住思潮翻滚，是啊，有一年多时间，没走过这许多路了，体质也不比以前了。可是形势的变化不是更大更快吗？7月7日，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失魂落魄，只有中国共产党坚定正确的抗日纲领，给人民指出了胜利的前途。八路军在平型关一仗，更是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几个月以前，党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决定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影响更加扩大了，共产党员肩上的担子也更加光荣而艰巨了。他想到这些，心里热烘烘的，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整了整帽子，又裹了裹围巾，满怀信心地向山下走去。理琪突然发现对面走来一个人，这也穿

着长衫，头上戴着皮帽子，只是在月光下看不清面孔。这人是谁？是自己同志，还是反动派呢？看看来得近了，只有十来米了，“老贴！”理琪兴奋地叫出声来。

“理琪同志！”来人也喊了一声跑过来。两个亲密的战友，立时拥抱在一起了。

来人名叫张修己，文登沟于家人，是个老党员。暴动的时候担任文登大队的政治委员。暴动失败以后，因为和胶东特委失掉了联系，便和附近的同志们重新组织了文登县临时县委，大家选他担任了临时县委书记。到沟于家来往的同志经常不断，来了就在他家吃饭，在他家住宿，走的时候甚至还要带些干粮和盘缠。张修己只是个中农家庭，哪里受得起这样沉重的负担，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张修己把自己的田产卖了一些，至于卖粮食、花生等农产品更是经常的事儿。他在最没有办法的时候，甚至把家里稍值钱的衣服和女人家戴的首饰，都拿出去变卖了。卖得他母亲心疼地说：“修己呀！你还打算过日子不？总得剩一点给孩子娶媳妇吧，真的你要把这点子家业贴光了！”他也不管这些，还是卖这卖那，因此，同志们都喊他“老贴”。他不喜欢别人这样叫他，总是说：“革命嘛，什么贴不贴的，只要斗争需要，献出生命都可以，还在乎这点子家当。”但是同志们还是常常这样叫他，以至有些同志都不知道他的真名字，只知道他叫“老贴”。

理琪同志被捕以前，在老贴家里住过很长一段时间。整顿党组织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老贴同志的帮助下进行的。

老贴这次出来，正是得到消息来接理琪的。如今两个阔别的战友又相见了，激动得好久都没有说出话来。老贴紧握着理琪的手，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仔仔细细地察看了一遍，大概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伤处，才开口说：“真的又回来了！这些日子，真把我们都急坏了！”

“我们也一样呀，在监狱里得不到胶东的消息，做梦都在想着

这里的同志们呢！”理琪也十分兴奋，脸上露出欢快的笑容，他又问道：“大娘、大嫂她们身体都好吧？”

“都很好，”老贴说，“自从你入狱以后，我娘一提起就掉眼泪。这回听说你到了威海，早就催我来接你，说无论如何要到我家里住些日子。今天我来以前，她把家里的大公鸡都杀了。”

“大娘总是这样关心体贴我们，”理琪感动地说，“咱们快走吧，别让她老人家再担心了。”

说罢，俩人便肩并肩地向沟于家走去，俩人边走边谈，十多里路程，脚没有停，嘴也没有停，从国际国内形势到农村收成生计，说起来真没个完啊。理琪最关心的是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发展情况。当谈到于作海领导的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时候，老贴兴致特别高，他说：“于作海这阵子干得很不错，你离开这段时间，他们奇袭了界石集的区中队，解决了垒子盐务局的税狗子，还除掉了几个像江全德那样的大坏蛋，现在这一带的反动派，一到天黑就紧闭大门，有的坏蛋吓得一夜挪上几个窝儿，再也不像暴动后那时候的威风了。有一天夜里老于一个人化装到文登城去，路上碰到文登县的三个便衣。老于一看躲不及了，便硬着头皮往前走，敌人一下子用手枪顶住了他，要搜他的身。老于这家伙真乖，他借着举手的机会，故意把挂在臂上的钱褡裢抖落在地上，里面装的铜板哗哗啦啦滚了一地，那些坏家伙见钱就抢。这时，老于趁势拔出枪来，啪！啪！打倒两个，第三个上去夺他的手枪，被他迎面一脚踢在胯裆里，倒在地上就没气了。”

理琪听着老贴兴致勃勃的叙述，频频地点头，露出赞许的神色。但他一直没有插话，似乎在琢磨着这里的问题。他等老贴讲完后，便问道：“他们这样做了以后，结果怎样？在群众当中的影响如何呢？”

老贴说：“结果弄到了几十条好枪，子弹也不缺了。群众都传说昆嵛山里有共产党几千人马……”

理琪听到这里，哈哈笑了起来。老贴急忙问道：“怎么，这样不对吗？”

“对的，阶级敌人始终是我们的死对头，任何时间都要和他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理琪郑重其事地说，“但是，现在的情况和暴动过后那一阵子有些不同了。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突出了，反动头子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也宣布对日作战，同意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因此，我们的主要斗争目标也应当有所变更。”

老贴说：“可是鬼子兵现在还没有到这里呀，再说当地这些反动派一直和我们作对，根本不像准备抗战的样子。将来鬼子一到，他们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只会给我们抗战增加麻烦。”

理琪说：“你这样分析是对的。党中央早已指出国民党对国共合作是缺乏诚意的，蒋介石的抗战谈话是被迫而为。事变发生以来，几个月时间，北平、天津失守，石家庄、太原沦陷，现在连上海、南京都丢了，蒋介石政府已经搬到了武汉。完全证明中央的判断是正确的。至于我们胶东，国民党也是肯定要丢的，不是说有些个别家伙连汉奸旗子都做好了么。”

“那我们应该怎样做呢？”老贴停止了脚步，期待着理琪的回答。

理琪说：“我们要在敌人后方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当前的任务按照省委的指示是要马上组织一次抗日武装起义，建立一支真正的抗日武装。”

“马上组织起义？！”老贴听到这里，精神马上振作了起来。在暴动以后这段漫长的艰苦岁月当中，胶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谁不在日日夜夜盼望着这一天啊，如今，她很快就要到来了，革命的红旗，抗日的红旗，又将重新飘扬起来了。

“是的，马上起义。”理琪说，“北方局的指示说，‘共产党员应当脱下长衫到游击队里去！’我们要尽快把党中央、北方局和省